

解放北平毛泽东力保颐和园

■颐和园未遭丝毫损伤

1949年3月25日凌晨,毛泽东怀着兴奋的心情,乘火车来到了北京。列车到达清华园站后,毛泽东、刘少奇、朱德、任弼时等,在晨曦朦胧中改乘吉普车,驶往颐和园。

毛泽东极为关注颐和园的安危。辽沈战役胜利后,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受命分两路挥师入关,会同华北军区的主力,出其不意地对张家口、北平、天津形成了包围态势。其中的一支快速部队,在北平西部重镇南口稍加休整后,立即向颐和园逼近。这支快速部队的特殊使命,就是要在解放军对北平发起总攻击之前,把东方文化明珠颐和园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,不使其遭到丝毫损伤。

当时,驻守在颐和园的国民党军,有两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营。他们占据着万寿山制高点,架起了大炮,挖好了战壕。知春亭、佛香阁、丁香院,就连昆明湖畔的石舫,都变成了军营,眼看颐和园就要变成战场。就在双方准备激战之时,前线传来毛泽东的命令:“要留下这一片安全的绿洲。”

中央军委的电报具体指示解放军,不能在故宫、颐和园的宫殿前拴战马,也不能让枪弹擦破墙皮。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,

驻守在颐和园的国民党军,有两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营。他们占据着万寿山制高点,架起了大炮,挖好了战壕。知春亭、佛香阁、丁香院,就连昆明湖畔的石舫,都变成了军营,眼看颐和园就要变成战场。就在双方准备激战之时,传来毛泽东的命令:“要留下这一片安全的绿洲。”



1952年9月,毛泽东和程潜(中)在中南海划船。

平津前线司令部紧急命令这支先遣部队停止攻击颐和园,改攻颐和园西北的红山口。攻下红山口后,颐和园的敌人迅速逃跑了,解放军完好地保护了这座皇家园林。颐和园成了人民解放军华北前线指挥部的所在地。如今,又成了中共中央进军北平的第一站,也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北平后的第一个歇脚点。

■让劳动人民都能逛公园

万寿山东部山顶的景福阁,

乾隆时为菊花形的昙花阁,慈禧重修时,改建为景福阁。新中国第一任颐和园管委会主任柳林溪回忆说,当时毛泽东找他到景福阁谈话,他内心非常激动。

毛泽东博览群书,通晓古今历史,对颐和园的来龙去脉,以及几经沉浮的历史,非常清楚,所以他问的不是这些,而是颐和园接管后的情况。

毛泽东问他:“颐和园接管了多少旧职员,多少工人?有没有大监?他们的生活怎样?”

柳林溪向毛泽东汇报说:“我们接收旧职员20多人,工人30多人,没有大监。北平被包围时,全园职工生活比较清苦,连工资都领不到。个别职工春节都无法过。我们进城接管后,了解到这一情况,立即报告给市政府,从市财政局借来钱给职工发了两个月工资。”

毛泽东点了点头说:“对原有职工的生活,我们要包下来,不要辞退,不要解雇,原薪是多少,就发多少。不要叫人家说,国民党时期我们有饭吃,共产党来了反倒没有饭吃了。如果那样就不好了。”

停顿一会儿,毛泽东接着说道:“过去我们在山沟里打游击有经验,进了大城市搞公园就不行了。没有经验,要学会管理公园。不会,要向老工人学习嘛,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,先把原有的公园管好。过去的公园是地主资产阶级悠闲人士逛的,劳动人民一没有钱,二没有时间逛公园。我们今后还要建设许多新公园,让劳动人民都能逛公园。在劳动之余,有时间在公园休息娱乐,消除疲劳,再回到工作岗位上,为国家做更多的工作。”

毛泽东精力旺盛,这一夜,他们谈到很晚。毛泽东在颐和园暂住几日后,便移居到香山双清别墅。

据《跟毛泽东行读天下》

■释疑

中国独有的“虚岁”是从爸爸那算起的?

中国人有两个年龄,一个周岁,一个虚岁。对于“周岁”是怎么回事,可能一般人还能说得清楚。而虚岁如何“虚”,却是件让人容易迷惑的事情。

现代许多年轻人对此不理解,问什么是虚岁。还有人认为这是对于生命起点的计算不同,现代人以出生为起点,而古代人以怀孕为起点计算生命,因为一个人出生时,他在母体中已经“存在”了10个月了。这些说法似乎也有某种道理,但是恐怕都是揣测或推断而已,都没有历史记载的依据。

虚岁是古代唯一记岁法

虚岁是中国传统计算年龄的方法,它是以年为单位的概算方法。一个人出生的当年记为一岁,以后每过一个春节增加一岁。在中国古代,虚岁是唯一的记岁方法。

其实要理解虚岁,必须懂得两个方面的文化知识:一是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科学知识,二是中国祖先的民族传统。

历法基于天文观测

历法建立在天文观测的基础上。古人观察太阳的升起和降落,白天和黑夜的循环,产生了日的概念。观察月亮圆缺的变化,从月圆经过月缺,再到月圆,产生了“月”的概念。

所谓“年”就是寒来暑往、草木枯荣的一个周期。这种历法的特点造成中国古代历法的不精确性,在相对比较长的时间中,年相对比较准确,而日则不便于一一对应,今年的某月某日与去年的某月某日不一定能够“对号入座”。

属相是中国古人创立的一种用十二种动物形象为代表,记录人的出生年份的记岁方法。这种记岁方法有一些特点:首先它是以年为单位的,每一年对应一个属相,不计月日和时辰;其次,没有空缺位置,没有零的概念,每一个人不论你的生命在一年中占有多大的时间份额,哪怕只有一天,也必定有一个属相。虚岁就是这种记岁方法导致的结果。

春节即有增岁之意

春节有增岁的意义,其实就隐含在过春节的各种具体活动之中。

自古以来,全国各地都有着相同的过年习惯,传统文化中的拜年,是在家族或宗族的亲戚之间走动,拜见老人,同时接受孩子们的拜年问候。为什么有这种活动?就是因为这一天被当作一岁新的开始。春节有一副经典对联,叫做“天增岁月人增寿,春满乾坤福满门”,最能反映春节增岁的意义。

据中华历史

古代一两银子都能干些啥

《水浒传》里,鲁智深、史进、李忠三人在酒店里闲聊,看到卖唱的金家父女。鲁智深可怜他们,自己“去身边摸出五两来银子”后,又对史、李二人说:“借些与俺。”史进二话不说,“去包裹里取出一锭十两银子”;李忠则抠抠索索地从“身边摸出二两来银子”。“鲁提辖看了,见少,便道:‘也是个不爽利的人。’”小小一幕,便把明朝不同阶层的经济状况展现得一清二楚。那么一两白银怎么挣,又怎么花?这是个有趣的问题。



大明元宝银锭拍品

一两白银重37.3克,是明清时基本的货币单位,也是普通家庭一个月最基本的生活支出。那么一两白银怎么挣,又怎么花?这是个有趣的问题。

■一两银子合多少人民币

同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一样,作为货币的白银,主要被铸成“元宝”。古人不用钱袋,船形元宝便于缠在腰间,“腰缠万贯”就是这么来的,真在腰上缠一万贯铜钱,土豪也得累死。

最为常见的50两元宝,面额太大,平时交易只用《水浒传》中好汉买酒的“散碎银子”。元宝上刻有产地、重量、经手官吏、工匠姓名等,通常能有五六十字。

将白银换算人民币,通常是

以米价为中介。不同时期,各个地区的米价差异颇大。如果用嘉靖年间均值0.8两/石、乾隆年间均值1.5两/石的米价来分别计算,明清时期的银价。则明清时期1石约合0.1立方米,1立方米大米约为800千克,现在全国米价大致5元/千克。这样算下来,一两白银在嘉靖时相当于500元,在乾隆时相当于267元。这几百年间白银购买力跌了几乎一半,这是因为隆庆开海后,南美、日本的白银源源不断输入导致的。

■社会中上层的高薪

在古代,官员是当之无愧的高收入阶层。以清朝来说,官员的俸禄包括白银和小米,其中一品文官白银180两,九品白银33两。雍正以后,官员有“养廉银”这一合法津贴,通常是俸禄的几倍,乃至几十倍。

拿所谓的“七品知县”来说,他们的年俸是白银45两加大米22.5石,约合白银90两。而一个知县每年的养廉银有600—2000两。依照张仲礼《绅士的收入》一书所说,加上附加税“火耗”等,一个知县的年收入有白银3万多两。

读书人就是当不了官,一直做教书先生,工资也相当可观。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,重建了南京的钟山学院,给予山长的待

遇是年薪984两白银,包括正式工资、伙食补贴,以及过节费。晚清山西士绅刘大鹏的东家也很不错,给他开了白银100两的丰厚报酬,还为这位老师配了一个仆人。但刘大鹏并不将之视为理想工作,自言“为糊口计耳”。其实刘大鹏比另一位同行朋友幸运多了,那位朋友一年教五六个学生,一人交“束脩”1600文,加在一起不过白银十两左右,每个月仅靠一两白银养家。

■衣食住行真不贵

钱是挣了,一两银子能做什么呢?

一生用度,无非衣食住行,侯会在《食货金瓶梅》这本书里搜罗了不少实例,展示了晚明社会的生活百态。

先说衣,《金瓶梅》里的常时节穷困潦倒时,西门庆资助了一笔银子。常时节给妻子买“一件青杭绢女袄、一条绿绸裙子、一件月白云绸衫儿、一件红绫袄子、一件白绸裙儿”,为自己买“一件鹅黄绫袄子、一件丁香色绸直身”,这7件私人定制服装,再加上“几件布草衣服”,一共花去“六两五钱银子”。对于这次消费,常时节老婆说:“虽没便宜,却值这些银子。”这么算下来的

话,一件比较好的衣服,大约也要1两银子,也就是今天的500元。真正昂贵的衣服,还要数李瓶儿那件貂鼠皮袄,值白银60两,3万元。

“吃”,《宛署杂记》中记录说,猪肉每斤白银0.02两,牛羊肉每斤0.015两,1只活鸡0.04两,5斤重大鲤鱼0.1两,烧酒每瓶0.05两等。当时1斤约相当于600克。在这种物价标准下,《金瓶梅》里下饭馆都极便宜。侯林儿与陈敬济在酒馆里点了“四盘四碟,两大坐壶时兴橄榄酒”,以及“三碗温面”,总共花了“一钱三分半银子”,也就是0.35两白银,一百多块人民币。

房子让当代人操碎了心,在古代却不叫个事。网上曾流传一个段子,说卖炊饼的小贩武大郎都住得起两层小楼。其实真相反是,潘金莲把银子卖了十几两银子,“典”下了“县门前楼上两层四间房屋居住,第二层是楼,两个小小院落,甚是干净”。所谓“典”是武大郎从房东那里获得使用权,房东保留产权,可在一定期限内赎回房产。虽不是买,但几千块就能在县城里,几乎无限期地住上独立小楼房,那是相当的划算。

说完了衣、食、住,再看看古人出行的花销。潘姥姥到西门庆家给潘金莲贺寿时,租了一顶轿子。潘姥姥进门找女儿要六分银子,付轿子钱。潘金莲听了怒道:“我那得银子?来人家来,怎不带轿子钱儿走!”吵吵半天,最后还是孟玉楼“向袖中拿出一钱银子来”,才把轿夫打发走。其实六分银子不过0.06两,30块钱人民币,明朝“打的”实在不贵。据《新周刊》